

跨越海內外華文世界，深度追蹤作家心靈秘境

海這邊，海那邊 世界華文女作家掠影

——進入豐富曲折的女性文學殿堂——



何與懷·著

跨越海內外華文世界，深度追蹤作家心靈秘境

何與懷·著

海這邊，海那邊 世界華文女作家掠影

進入豐富曲折的女性文學殿堂



語言文學類 PG0676

海這邊，海那邊

——世界華文女作家掠影

作者 / 何與懷
責任編輯 / 孫偉迪
圖文排版 / 譚嘉璽
封面設計 / 蔡瑋中

發行人 / 宋政坤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印製出版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http://www.showwe.com.tw>

劃撥帳號 /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展售門市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絡訂購 / 秀威網絡書店：<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絡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圖書經銷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114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28、32號4樓

電話：+886-2-2795-3656 傳真：+886-2-2795-4100

2011年11月BOD一版

定價：36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2011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蕭虹序

何與懷博士的新著《海這邊，海那邊：世界華文女作家掠影》將要出版了，也許他知道我開過多年女作家作品選讀的課程，或我的研究著重女性研究，他囑我寫序。但我却是懷著惶恐的心情把任務接下來的，因為他所寫的女作家之中有不少是不熟悉的。

何與懷以一個男性作家、評論家甚為關注女作家——他對世界華文文學的關注使他的視角也擴大到世界華文女作家的範圍。他的這些文章是從個人的認知出發，除較早去世的戴厚英外，每個女作家都和他起碼有一面之緣並有書信來往，所以他從自己的印象開始，到介紹和分析作品，給予讀者一種親切感，不是乾燥的文學評論。我也就從他的文字中認識了更多的女作家。

有關女作家的結集、評論或課程，往往首先被問起的就是：為甚麼沒有或不做男作家的結集、評論或課程？我的簡單答案是：因為大多數結集、評論或課程都是為男作家而設，因此沒有專門為他們做的必要。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紀，顯然這個回答是不夠的。深一層說，問題遠非如此簡單。

過去，對女性文學有一種看法。認為女性手底的作品，非吟風弄月就是相思離別，內容比較貧乏，但詞藻美麗，感情豐富。如果有女性的作品超越這個範圍，就被大大地讚賞，說是盡脫脂粉氣，有大丈夫的風範。好像是說，女性要能寫得男性一樣，才是好的作品。那麼，當代的女作家又該有甚麼樣的寫作呢？現在男女漸漸趨向平等，女性可以自由活動、旅行，生活範圍與男作家並無二致。

女作家是否寫出來的東西和男作家沒有兩樣呢？如果果真如此，那為她們結集、開課的確是多餘的。然而，女性作家寫出來作品畢竟還是不同於男作家的！自從女性主義的文學批評理論的產生和繁衍，對女作家的評論，有了形形色色的新標準。我且用女性主體意識和身體書寫來分析何著的女作家們。

女性主體意識簡單地說，就是從女性的本位出發所寫的作品：用女性的眼光來解讀世界，以女性的心來感悟人生。男女作家可以寫同樣的題材，但會有不同的寫法。比如寫戰爭，女作家不會寫戰爭的經過或勝敗，而會寫戰爭給一般人帶來的苦痛和對婦女的蹂躪。寫革命，女作家更會從細微的事件寫革命對個人的意義與感受。在何與懷所寫的女作家中，陳若曦和戴厚英是最「中性」的作家，也就是最脫離女作家慣寫的題材，她們關注政治，但是她們寫政治仍是由一個女性的角度出發。女性關心的是人性。戴厚英的《人啊，人》揭示的正是人性，而《詩人之死》更是一個女人為她所愛的人蒙冤而死從內心流淌而出的刻骨銘心的回憶。而陳若曦一系列文革的小說幾乎處處反映出女性的主體意識：只有做父母的才能體會到通過無知的孩子所能帶來的政治災害，而從細微的事故傳達出政治的恐怖無所不在。只有做主婦的人，才會深深地體會到不准晾衣服對一個家庭造成的困難，才能以此來形象地反映出尼克松訪華時當局的死愛面子而不顧人民死活的醜態。又如遲子建對她寫《偽滿洲國》所做的說明，「戰爭是一場意外事故，它對政治人物而言或許有特殊意義，芸芸眾生只能默默承受。日本佔領東三省期間，老百姓還是得按部就班地生活，其中就蘊含著歷史的傷痛和人生的悲劇。」何與懷評價道：「她以她的文學筆法觸摸歷史，以小人物寫大歷史——這是《偽滿洲國》的獨到之處。」正證實女作家

以細微的事為出發點和從人道主義角度看世界的特性。

身體書寫在我看來，不一定要如女性主義者主張的寫傳統與夫權加之於女性身體的種種禁錮與扼殺，也可以是寫女性生理上與男性不同的感受。懷孕、生產、哺乳是只有女性才能有的經驗，歷來是文學中的一個盲點或不成文的禁忌，甚至月經前後的抑鬱心情，雖然西方電視喜劇偶有表現，但是却總是以揶揄女性的口吻出之。這些經驗不但是人類一半的女人的共同經驗，寫出來可以使女性同胞的感情得以宣泄，更可以讓全人類瞭解與體會作為女性和母親生理和心理上的一切感受。直到現在為止，這種題材女作家仍然太少涉及，即使有，也是輕輕帶過。劉虹的〈致乳房〉是她被懷疑患乳腺癌而必須做乳腺切除手術前寫的詩。對於女性來說，乳腺的切除與肢體的切除有完全不同的意義，因為乳房是女性的性特徵和性器官，殘缺的乳房無異於性的閹割，對其心理有莫大的震撼。身體的書寫可以超越對夫權的反抗或者自憐和自戀的境界。劉虹的〈致乳房〉能從感性超脫出來而升華到哲理的高度，對眾多與她有共同經驗或將要與她有共同經驗的女人，應有一定療傷的效能。

女作家傳統有著她們自己的靈秀或婉約的風格。何與懷寫的女作家當然不例外。她們不管是寫情寫景，寫詩還是寫散文，都散發出一種女性的清新和敏感的特質。我們絕不因為這種符合傳統的風格而貶低這種風格。女人寫作像女人並沒有錯，如果女人寫出來的東西都不像女人才糟糕。為了保持文學的多樣性，清新婉約的風格是文學必不可少的。只要女性不是只會寫清新婉約的文字就可以了。我們欣喜這些女作家在清新婉約之外還有個人世界以外的觀察和人生的感悟。即使是寫最傳統的回文詩的梁小萍也寫出了頗為慷慨的四言古詩。

何與懷的前言說：「這些女作家無論從年齡、國籍、身世背景以及文學成就、知名度都各不相同。」她們在為世界華人的一半發聲，尤有進者，我們希望她們也為另一半發聲；與男作家協力發展世界華文文學成為一個更包容、更複雜的文學。

蕭虹，博士。曾任教於澳大利亞悉尼大學中文系。特別專注婦女問題研究，撰寫及主編中國歷代婦女大辭典多部。出版《陰之德——中國婦女研究論文集》、《世說新語整體研究》及《長征婦女的歸宿》（合著）。退休後仍致力於各種文化文學活動。現為澳大利亞南溟出版基金創辦人 and 主持人。

前言

本書篇什的組成並非預先設計。正因為不是預先有意而為，其「隨意性」也許更能說明問題，更能反映出當今世界華文文學五光十色的多元性。當然，這還只是其中極少量的女作者的掠影。

非常明顯，這些女作家女詩人無論從年齡、國籍、身世背景以及文學成就、知名度都各不相同，甚至差別很大。例如，以九十一歲高齡於2007年謝世的郁風對於現在只有二十多歲的張鳴真來說就完全是不同世紀的人。至於國籍，他們有中國大陸的有臺灣的，有些已經移民加入別的國籍的，如澳大利亞、新西蘭或加拿大。陳若曦是一個很有趣的例子。她在台灣出生，在美國留學，文化大革命時回中國大陸工作，1973年離開大陸到香港，次年到加拿大，取得加拿大國籍，又在美國定居，現在又回歸台灣。她在香港發表成名作小說〈尹縣長〉和其他關於文革題材的作品，被稱為中國大陸傷痕文學的先行者。臺灣文壇當然把她定位為臺灣作家，但她又和美國、加拿大以及香港文壇扯上關係；美國華人會把她看作美華作家；中國大陸文史家寫文學史也可能乾脆把她寫成中國作家。

書中十多位作家詩人，大多並非文學科班出身，如張鳴真是悉尼大學傳媒學碩士，曾凡是北京清華大學建築系的高材生，胡仄佳年輕時學畫學美術設計；現在她們大多更不專事文學寫作不以此為生，如梁小萍是著名書法家，郁風生前是著名畫家，劉虹是報紙編輯，孟芳竹從事電臺主持之類的文化工作，而作為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的中文老師，張典姊則在大學任教幾十年直到現在退休。

梁小萍是一個奇特的個案。有人說，談梁小萍的人生，沒有

書法便顯得蒼白。但更應該說，談梁小萍書法藝術，不可不談她的詩詞。書藝之於她的詩詞，是養料、色彩、天空，以滿足她詩詞方面的超人的想像力和創作力。而詩藝，則使她的書法藝術更具個性和靈性，使其洋溢著一種古典式的凝重莊嚴卻又變幻新奇的浪漫情調。可以說，是詩詞賦予梁小萍書法藝術的獨特和高雅，進而構成她藝術意義的全部。而梁小萍的詩藝，尤以她的回文詩聯堪稱一絕。

這些女性有些已經享譽中國大陸、臺灣乃至世界華文文學，如陳若曦、戴厚英、遲子建、劉虹等人。她們都是女作家女詩人，具有強烈的女性意識是自然不過的。例如中國大陸深圳女詩人劉虹，一貫重視作品的人文關懷，歷來還特別反感從太生物學的角度談兩性寫作的差異。她說，無論是他人評判還是女詩人的自我觀照，都應該首先把自己當作一個「人」，然後才能做女人。要跳出「小女人」的圈子，首先追求活成一個大寫的人，寫出真正的人話，以促進社會的更加人化。她還反復強調：一生反抗「被看」意識，是成為真正的現代女詩人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劉虹看來佔據了一個詩寫理論——或者擴大一點說——文學理論的高地，但這個高地在當今中國社會的經濟大潮的包圍、沖擊下，周邊已出現許多流失；而站在這個高地上的劉虹不免顯得茕茕孑立，形單影隻。

這些女作家女詩人中一些同時具有強烈的政治意識，很為文壇矚目。戴厚英在長篇小說《人啊人！》她這部代表作品中，以「人」為主題，寫人的血跡和淚痕，寫被扭曲了的靈魂的痛苦呻吟，寫在黑暗中爆出的心靈的火花。今天的文學史家一般都把《人啊人！》看作是中國大陸「新時期文學」的經典作品之一。大多論者都同意，戴厚英在剛剛結束「文革」噩夢的初期，以自身的血淚

經歷，對人道主義的高聲呼喚，不啻為當時整個中國大陸文壇的晴空霹靂，可謂振聵發聵！按與時俱進的說法，她的作品可稱為「以人為本」在「新時期文學」中最早的先聲。

陳若曦的《尹縣長》和《慧心蓮》前後獲中山文藝獎，她成了該獎唯一的兩次獲獎者，恰巧她自己也偏愛這兩部作品。筆者認為，《尹縣長》和《慧心蓮》分別是陳若曦強烈的政治意識與強烈的女性意識的代表作，共同參與構建她的文學世界。陳若曦當年和夫婿毅然投身到「文革」惡浪滔天的中國大陸，後又以親身經歷寫出《尹縣長》《老人》等「文革」系列小說，顯示出她和政治的不解之緣。陳若曦也自認是「政治動物」。她為「美麗島事件」領頭簽名致函時為臺灣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並親自從美國返台求見蔣先生陳述臺灣旅美知識份子的共同政見，就是其中一次了不起的行動。她這大半生就是稟著知識份子良知良能行事。她發揚中國文人的傳統，不是只能坐而言，應該起而行。她指出，而且以自己的大半生證明：知識份子就是天生可以關心時事，批評政治，擁抱社會；知識份子沒有退休的權力，永遠關懷這個社會愛自己生長的土地。這是她恒久不變的精神。她堅持理想，一生無悔。陳若曦老師在本書交付出版社之際榮獲「民國一百年國家文藝獎」，實在當之無愧，可喜可賀！

本書中最後一篇是關於中國大陸著名女作家遲子建的雜談。評論界普遍認為，遲子建是當代中國文壇為數不多的卓具民間色彩特色的作家之一。她生於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發表作品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此後在短短十餘年的時間裏，在當代中國文壇迅速崛起，長驅直入，完成了從一名文壇新秀到小說名家的身份轉換。這可稱之為「遲子建現象」，特別是比照與她同時成名的一些作家目前創

作的「漸成頹勢」；事實上這個現象已經為當代中國文壇的女性寫作提供了一個不可或缺的注解並引起了超越國界的注意。遲子建多次榮獲中國大陸最重要的文學獎項。但她說她不要把一次次的獲獎當成樓梯，假若順著這些樓梯走上去，就會束之高閣成為空中樓閣。她特別深有哲理地這樣比喻：「世上的路有兩種，一種有形地橫著供人前行、徘徊或者倒退；一種無形地豎著，供靈魂入天堂或者下地獄。在橫著的路上踏遍荊棘而無怨無悔，才能在豎著的路上與雲霞為伍。」

今年十一月，世界華文作家協會將在臺灣高雄市舉行第八屆會員代表大會，而且又與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在廣州共同舉辦全球華文作家研討會，兩個機構各自出席一百五十名代表，一起商議如何建構華文文學世界應有地位。這肯定將在世界華文文學歷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頁。筆者將出席這兩個會議，並代表澳洲華文作家向大會提交論文：〈從「世界華文文學」到「華文世界文學」——關於建構華文文學世界應有地位之拙見〉。此文作為附錄收進本書。而本書亦算是筆者對大會的一個獻禮。

何與懷2011年6月26日於澳洲悉尼

CONTENTS

- iii 蕭虹序
- vii 前言
- 001 陳若曦：堅持信念，一生無悔
——從她的名著《尹縣長》談起
- 023 春秋作管雙揮腕，日月吟歌獨步天
——澳華著名書法家梁小萍女史回文詩聯欣賞
- 089 時光流逝，心湖依舊
——我所認識的張典姊
- 111 她把今生的相思——打開
——讀孟芳竹詩集《把相思打開》
- 127 海那邊，海這邊……
——解讀胡仄佳
- 143 看穿他？還是看穿自己？
——一部都市女性的「愛情聖經」

- 149 新嘗試，新突破
——談曾凡小說《麻將島》
- 157 她去了，一片紫色的煙霧……
——悼念郁風老太太
- 179 痛苦是她詩歌的源泉
——試談劉虹人生與詩品
- 199 招魂：
為戴厚英，為人道主義
- 213 來自中國最北方的文學精靈
——中國著名女作家遲子建雜談
- 附錄**
- 239 從「世界華文文學」到「華文世界文學」
——關於建構華文文學世界應有地位之拙見

陳若曦：堅持信念，一生無悔 ——從她的名著《尹縣長》談起

說明：作為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一項活動，陳若曦老師於2011年4月18日至24日應邀訪問澳大利亞，本文為此訪問而作，完成於她到達悉尼之日。全文得到她親自審閱校正，筆者深為感謝。本書交付出版社之際，陳老師榮獲「民國一百年國家文藝獎」，筆者熱烈祝賀！

《尹縣長》：「傷痕文學」的開山之作

……被判決後，他老婆想沖上臺去，嘴裏直嚷著：「講政策，你們講政策呀！」她當場就被架走……尹縣長被綁在一根預先插在石堆裏的木樁上。當舉槍對準他時，他又仰頭高呼：「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眼睛鼓得大大的，眼球好像要爆裂開來似的，嘴唇也咬出血來……



臺灣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的《尹縣長》封面。

這是陳若曦的短篇小說〈尹縣長〉的尾聲。作品寫的是文革初期發生在陝西興安縣的一個悲劇。冤死者名叫尹飛龍，原型為一位雷姓人物，經歷幾乎未作改動。他是在國共內戰中率部投共的國民

黨上校，為共產黨努力工作了十多年，到「文革」時只是個小小的掛名的縣長。這也罷了，他仍然難逃厄運，終因「歷史問題」而被槍斃……

這篇作品發表於香港《明報月刊》1974年11月號（第107期）。當時，陳若曦和他的夫婿段世堯離開中國大陸不久，暫住在香港。她回想起在大陸七年生活（北京兩年，南京五年），不勝感慨。她開始寫〈尹縣長〉，而這竟然成了她文學創作中斷十二年的再出發。此作發表後，她就一發而不可收，緊接著便有〈耿爾在北京〉、〈值夜〉、〈晶晶的生日〉、〈查戶口〉、〈任秀蘭〉等篇什陸續發表，後集結成《尹縣長》一書，於1976年3月在臺灣出版，至1979年4月，三年間竟印刷了二十一版。1976年至1978年，陳若曦又在加拿大寫作在臺灣發表了〈老人〉等七個短篇小說，1978年4月，以《老人》為書名也結集出版了。此外陳若曦還寫了長篇小說《歸》以及其他一些作品。陳若曦這段創作可看為她文學創作的第二個高潮。從整個中國當代文學來說，陳若曦這個文學創作第二個高潮的意義非同小可。

關於這一點，筆者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早期在紐西蘭奧克蘭大學開始撰寫的博士論文中也作了說明。論文題目為《緊縮與放鬆的循環：1976至1989年間中國大陸文學政治事件研究》（CYCLES OF REPRESSION AND RELAXATION: POLITICO-LITERARY EVENTS IN CHINA 1976-1989），它的第二章是論述中國大陸文壇關於「傷痕文學」的經年不斷的論爭，其導言的注釋指出：陳若曦於1974至1976年在香港發表的「文革」小說，標誌「新時期文學」早期的「傷痕文學」的誕生。（CYCLES OF REPRESSION AND RELAXATION: POLITICO-LITERARY EVENTS IN CHINA 1976-

1989, Brockmeyer, Bochum, Germany, 1992, p 73。)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的中國大陸，雖然「四人幫」已經倒臺，但還是非常封閉，文學批評家文史家一般都不知道陳若曦在香港發表的作品，即使知道了也不敢評論，都把盧新華的〈傷痕〉和劉心武的〈班主任〉這兩篇短篇小說看作「傷痕文學」的代表作。

〈班主任〉能夠發表，多虧當時《人民文學》主編張光年講了「不要怕尖銳，但是要準確」這樣一句話，最終登在《人民文學》1977年11月號小說欄的頭條位置。〈傷痕〉最初問世的園地，是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的壁報欄上，時間是1978年4月上旬，但要正式發表卻命途多舛，周轉於《文匯報》、《上海文學》、《人民文學》等刊物好幾個月，連發表過〈班主任〉的《人民文學》也不敢發表。慶幸的是，《文匯報》最後同意採用，1978年8月11日，〈傷痕〉在其「筆會」副刊發表。不管怎樣，從時間來說，這兩篇作品都比陳若曦的《尹縣長》裏的篇什特別是其首篇〈尹縣長〉晚了好幾年。



陳若曦2011年4月20日到達悉尼時在旅館和澳洲文友合照。左起：心水、何與懷、陳若曦、張奧列、婉冰。

煉獄：沒有在中國大陸的七年，就沒有後來的陳若曦

就當時中國大陸的政治環境來說，盧新華和劉心武能夠率先於整個中國大陸文壇，寫出〈傷痕〉和〈班主任〉，是非常了不起的。但也正是因為當時的時代侷限環境侷限，這兩部作品可以說渾身都被打上傷痕。就說〈傷痕〉吧，根據披露的資料，盧新華這位剛考上大學的小青年，為了求得發表，不得不按領導意圖對稿子作修改，而修改意見竟有十六條之多。比如，小說一開頭說除夕夜裏，窗外「墨一般漆黑」，就這麼簡單的一句話也不行，說是有「影射」之嫌，要改成「遠的近的，紅的白的，五彩繽紛的燈火在窗外時隱時現」。還有，車上「一對回瀛探親的青年男女，一路上極興奮地侃侃而談」，導囑改成「極興奮地談著工作和學習，談著抓綱治國一年來的形勢」。在小說中一直關心主人公王曉華的「大伯大娘」，要改成「貧下中農」。小說的結尾，被認為太壓抑，需要點亮色，於是最後一句改成了主人公「朝著燈火通明的南京路大踏步地走去」。

至於〈班主任〉，當時比較敏銳先進的文學批評家如陳思和就指出，劉心武害怕他的作品被戴上「暴露黑暗」的帽子（這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禦製的可毀人一生的帽子），儘量掩蓋他的「解剖刀」，有意讓他的人物「安全可靠」（陳思和，〈思考，生活，概念化〉，《光明日報》，1979年4月3日）。時隔二十八年之後，劉心武在他的《心靈體操》一書中說：現在看來，在當時的背景下，〈班主任〉的要害在於寫了個謝慧敏，作為一種訴求的載體，她的存在非同小可，但以今天的文學標準來看，她的文學形象卻極為蒼白。劉心武還無可奈何地說，〈班主任〉遮蔽了他此後幾